

从《雪国》中的女性形象探究“物哀”思想

印青蓝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襄阳

收稿日期：2026年6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3日

摘 要

《雪国》作为川端康成的巅峰之作，体现了他对以“物哀”为核心的日本传统美学的极致追求。川端康成的“物哀”观深受自身孤苦身世和《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的影响，在《雪国》中所刻画驹子与叶子两位极具张力的女性形象，堪称“物哀”思想的鲜活载体，集中承载了这部作品的美学价值和思想深度。文章分别从生命观、无常感、悲剧性生死观三个维度，透过两位女性形象探究“物哀”思想的深层内涵，以诠释这部作品忧郁而伤感的“物哀”之美。

关键词

《雪国》，川端康成，女性形象，“物哀”思想

Exploring the “Wabi-Sabi” Ideology through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Snow Country*

Qinglan Yi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edia,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Hubei

Received: June 17, 2026; accepted: August 4, 2026; published: August 13, 2026

Abstract

Snow Country is the pinnacle work of Yasunari Kawabata, embodying his ultimate pursuit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centered on “wabi-sabi”. Kawabata’s view of “wabi-sabi”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his own solitary life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such as “The Tale of Genji”. The two highly dynamic female characters, Juji and Yoko, depicted in *Snow Country*, can be regarded as vivid carriers of the “wabi-sabi” ideology, concentrating on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ideological depth of this work.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ep connotations of the “wabi-sabi” ideology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view of life, the sense of impermanence, and the tragic view of life and death. Through the two female character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melancholic and poignant “wabi-sabi” beauty of this work.

Keywords

Snow Country, Yasunari Kawabata, Female Character, “Wabi-Sabi” Ide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川端康成作为新感觉派著名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创作以高超的叙事技巧，敏锐地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1968年，他凭借《雪国》《千鹤》《古都》等作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不仅推动日本文学真正走向世界舞台，也让他在文学界成为极具影响力的人物[1]。在川端康成的众多作品中，《雪国》在译界的影响力与经典地位尤为突出，是其创作达到成熟的标志。这部小说由川端康成历时十四年精心打磨，倾注了大量心血，被公认为其巅峰之作[2]。

《雪国》以男主人公岛村与艺伎驹子、少女叶子之间的情感纠葛为叙事核心，通过对三位主角关系的细腻铺陈，构建起承载“物哀”思想的女性形象体系。作为东京出身的富裕闲散者，岛村是一个靠吃祖上产业、整天游手好闲、虽有妻室却跑到雪国温泉旅馆寻求感官刺激的虚无主义者，他数次往返东京与北国雪乡的行程，成为串联两位女性形象的叙事线索。他初遇驹子时便被其风尘中不失坚韧的气质所吸引，后续又被叶子清新脱俗、超脱尘嚣的特质深深触动。川端康成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各具张力：驹子虽沦落风尘，却以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对抗命运的无常，其对爱情的执着与现实的落差暗合“物哀”的悲美内核；叶子则以纯洁善良的品性与近乎理想化的超脱之美，成为“无常之美”的具象化象征。作者以四季流转的自然景致为背景，借岛村的心理感知与情感波动为媒介，将两位女性的精神特质与生命状态淋漓尽致地呈现，而这种对女性美、情感无常与命运悲戚的细腻描摹，正是“物哀”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具象化表达，也为本文从女性形象切入探究“物哀”内核提供了核心文本依据。

关于《雪国》中女性形象与“物哀”美学的研究，学界已积累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早期研究侧重从宏观层面阐释《雪国》的“物哀”美学特质。例如，余惠琼从传统“物哀”文学与现代派技巧相结合的视角，阐释了新感觉派手法如何实现古典情趣的现代重塑[3]。全贤淑将“物哀”的悲美内核与中国古典诗学以悲为美的理念相参照，探讨了两种文化背景下悲美精神的深层共鸣[4]。还有一些学者从精神分析、现代意识、自然景观等角度阐释了《雪国》中的“物哀”美。近年来，随着女性形象研究逐渐成为独立的问题域，驹子与叶子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受到集中关注。肖筱萌将驹子和叶子视为理想女性形象的两面叠合，认为二者共同体现了川端康成在“物哀”和虚无主义下对女性的真诚赞颂[5]。陈洪源、徐子涵则从川端康成的成长经历出发，指出其笔下女性形象的多样性源于作家对女性深厚的情感与理解，并强调《雪国》以“物哀”美和余情美为基调，渲染出一种朦胧而可感知的女性之美[6]。纵观既有研究，关于《雪国》中“物哀”美学的整体阐释和女性形象专题分析的研究都较为丰富，但真正以女性形象为分析主题，将其视为“物哀”思想的鲜活载体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仍不多见。鉴于此，本文将驹子与叶子视为一个互补的形象系统，从生命观、无常感、悲剧性生死观三个维度来剖析“物哀”思想的具体表达形态，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对火车车窗映影、大火坠亡等关键场景进行叙事视角与意象结构的深度

整合分析，考察两位女性形象所承载的“物哀”内蕴层次，以期拓展现有研究的阐释空间。

2. “物哀”思想的内涵界定

“物哀”是日本文学中最为经典的理论范畴之一，由日本传统文学观念孕育演变而来。历史上，“物哀”一词最早由日本江户时代学者本居宣长在评论《源氏物语》时正式提出[7]，而这部古典名著也被公认为集中体现“物哀”思想的典范之作。“物哀”之“物”，并非仅指客观自然景物，而是泛指足以触发深切感动的万事万物，既包括四季流转、风花雪月，也包括人事变迁、离合聚散等。“物哀”之“哀”则是由“物”所引发的深层情感反应，它远不只局限于悲伤、忧愁的情感体验，凡赞叹、怜惜、爱慕、趣悦等一切人心触物而生的真切感动，皆可归入“哀”的范畴。本居宣长尤其强调“知物哀”的能力，即心灵对世间万物之情的敏锐感知与真诚接纳。即寂寞伤怀之情，忧郁徘徊、恋慕追思之感，“知离梦之踟蹰，意别魂之飞扬”等直击心灵的体验，都是“物哀”[8]。试以《源氏物语》中的一则“物哀”话语为例：拂晓时分的月亮，欲隐入山之时的情趣，真令人感到“物哀”，止不住潸潸泪下[9]。所谓“见花流泪，望月伤怀”是也。可见，“物哀”思想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情感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强调人的直观感受和感性认识，突出悲哀之情。

日本文学研究专家叶渭渠先生认为，所谓“物哀”，就是将现实中最受感动、最让人动心的东西记录下来，写“触物”的感动之心、感动之情，写感情世界[10]。日本学者久松潜一将“物哀”的性质进一步细分为感动、调和、优美、情趣和哀感五大类，并指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哀感。在人类丰富的情感体验中，幸福与快乐往往具有相似的面貌，而痛苦、忧伤、哀愁等不尽如人意的感受却是最为刻骨铭心的。基于此，本文从三个主要维度来建构“物哀”思想体系。首先，“物哀”是主体对客体的审美感知，表现为主体通过想象对四季流转、风景变迁等外在事物形成的敏锐直觉；其次，“哀”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其生成与人际交往、世事变迁等现实境遇密切相关，人事的流转无常是触发“哀”情的重要契机；最后，“物哀”并非单一的情感形态，而是兼具丰富层次与复杂内涵的情感集合，情感的微妙变化是理解“物哀”思想的关键所在。总之，“物哀”就是主观情感接触外界事物时，自然而然或情不自禁产生的幽邃玄远、静谧低徊的情感[8]。

3. 川端康成“物哀”思想的渊源

川端康成“物哀”思想的形成，来自个人身世、文学传统以及时代氛围等多方面的合力，不宜简单理解为某种单线因果。有学者强调其“物哀”主要源于对《源氏物语》等古典作品的直接继承，个人际遇仅提供表层的情感色彩。这一观点揭示了古典传统的决定性影响，却忽略了心灵图景的独特构造：自幼累积的悲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古典文本长期对话、彼此浸润，最终将个体生命的痛感升华为具有普泛意义的审美之哀。1899年出生于大阪医生之家的川端康成，幼年失怙，由祖父母领养，随后数年间祖母、姐姐、祖父接连离世，使他过早沦为孤苦伶仃的寄寓者，只能在假期辗转于亲戚家中。这种接连丧失至亲的经历逐渐塑造了他敏感、内敛而倾向于幽微感受的性格。正如他自身所言，“哀伤、漂泊的思绪，不绝如缕，从没间断过”。幼年的悲哀并未随成长淡去，反而沉淀为终生难以释怀的精神底色，成为其“物哀”思想最本真的情感根基。

少年时期的川端康成在孤独中寄情于文学，大量阅读小说与文艺刊物，尤其对《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古典名著情有独钟。《源氏物语》这部被本居宣长认定为“物哀”典范的作品，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即便战争期间仍反复研读，其中对幽微情感与无常之美的书写，直接滋养了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雪国》的创作过程中，恰逢二战爆发，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战争的阴霾让本就深陷悲哀的川端更添精神重负。1945年8月，他在《悼念岛木健作》中写下“我虽生犹死，除却颂赞可悲的日本的美之外，

不会再写一行字了”[11]，这句感言深刻揭示了他内心的精神寂寞与悲凉。《雪国》中的“物哀”思想更是川端康成骨子里的精神写照，他认为美的极致是悲哀。《雪国》中徒劳而哀伤的爱情，正是“物哀”美学的集中载体，川端康成通过对驹子和叶子两位女性的刻画，表达了对虚无之美的追求，形成了川端康成独特的审美特征。

4. 《雪国》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川端康成在《雪国》中用细腻的笔触塑造了驹子和叶子两位女主人公。其中，驹子是扎根于现实土壤的“悲哀之美”的载体，她悲苦的境遇以及对命运的坚韧抗争交织成一曲生命的悲歌。而叶子则是悬浮于虚幻维度的“死亡之美”的化身，她的神秘特质与终极消逝暗合“物哀”美学中人生无常的精神内核。两个形象共同承载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怜悯与对美的终极思考，成为《雪国》“物哀”思想的鲜活具象。

4.1. 驹子：现实中的悲哀之美

在《雪国》的叙事中，驹子并非是一个甘受命运蹂躏的悲情符号，相反，她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尽管岛村将其一切努力都视作徒劳，但她对待生命的态度与倾注的情感，却始终真挚而热烈。小说中多次写到驹子脸上泛起的红晕，她与岛村初见时，谈笑间脸颊会“倏地飞红”，甚至红到耳根，这种来自少女本能的羞怯和纯真与她艺伎的身份形成了巨大反差，岛村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甚至感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川端康成用近乎洁癖的笔调反复刻画驹子的洁净，她房间的衣柜、壁橱都整理得一丝不苟，“连要洗的衬衣都叠得整整齐齐”，她身陷泥淖，却顽强地用“干净”划出一条边界，将外界的污浊隔绝开来，在雪国洁白的背景下，她的灵魂如同雪花般干净而美好。而在驹子绯红的脸颊之下，更是涌动着她对生活和爱情倾尽所有的真诚与炽热。她住在艺伎馆简陋的房间里，却坚持写日记、读小说，执着地练习三线琴，用艺术为自己荒凉的生命注入尊严。在与岛村的交往中，她明知无法真正走进岛村的世界，却始终义无反顾地表达着自己的爱意。她全然知晓岛村的虚无与不负责任，却依然选择飞蛾扑火般的清醒悲哀，直到岛村终究还是淡漠和疏离，更加凸显曾经的一切都是徒劳。驹子的形象如同一颗炽热燃烧的火苗，她的悲哀不在于遭遇本身，而在于她了解命运，却依然选择如此清醒、如此用力地活着。那些因爱、因创造、因挣扎而生的红晕，每一次泛起，都是她对命运所作的一次炽热而无望的抗争。当最终她脸上血色尽失时，也便完成了对她悲哀一生的最终定格。

4.2. 叶子：虚幻中的死亡之美

与驹子具象鲜活的形象不同，叶子更像一个灵动的美学意象，她的美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可以说“简直是纯洁完美的化身，是没有杂质的人”。叶子一出场就充满了虚幻感，在前往雪国的列车上，岛村透过车窗玻璃望见叶子照料行男的身影，“当姑娘的面孔中央燃亮山野灯火的时候，岛村的心胸为这难以形容的美丽震颤不已”([12], p. 20)。车窗玻璃在夜幕中成为半透明的镜面，叶子的面容与流动的夜景叠合，真实与虚像交错，她的美从一开始便如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叙事以岛村的视角过滤，读者所见并非客观的形象，而是被岛村的憧憬与感伤浸透的映像，“物哀”的预兆由此深植。叶子的声音被反复形容为“优美而又近乎悲戚”，眼神则“同灯火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夜光虫”([12], p. 134)，光与眼睛的交叠再次将人物的美貌转换为瞬间即逝的闪烁意象，圣洁而令人不安。叶子始终如慈母一般悉心照料着生病的行男，而随着行男之死，她的精神世界也开始走向虚无。川端康成曾经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而叶子这一美到极致的形象，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得以永恒。小说结尾，叶子在一场大火中坠楼而亡，叶子死亡时，如同一只火凤凰，燃烧的火花就如同银河的幻影，十分唯美而凄凉。就如同岛村第一次见到叶子时的感觉

一样，连死亡也美得让人心头一颤。叶子的形象从始至终都是唯美的，无论是她的声音还是她的眼神，甚至连她的死亡都带着一种隐匿的美。而这样一个唯美角色的消逝，给人以无尽的伤感与惆怅，这也正是作品“物哀”美学思想的极致体现。

5. 女性形象中“物哀”思想的体现

基于“物哀”思想的内涵，可以从生命观、无常感以及悲剧性生死观这三个层面来理解《雪国》中女性形象所体现的“物哀”思想。

5.1. 生命观：真挚与徒劳交织的生命哀愁

“物哀”是一种饱含怜悯与哀伤的生命观，其中蕴含着对生命的哀叹以及对人物命运的哀怜，揭示了“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这一主题。《雪国》中驹子的形象深切地寄托着作者对渺小人物的赞赏、同情、怜悯和哀伤的感情。驹子虽因生存困境而成为艺伎，但她的内心深处始终如同她的脸颊一般，“洁净得出奇”。面对生活的不幸和生存的压力，她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她热爱生活，勤学苦练技艺，执着地追求正常人的生活状态，对真挚爱情的渴望更是炽热而纯粹，毫无保留地将深情倾注于岛村。然而，这份认真对待生活的态度与炽热的爱恋，在浪荡公子岛村眼中，不过是“一种美的徒劳”。“她那抹上厚脂粉的肌肤，丰满得令人感到一种无端的悲哀”，当岛村轻描淡写地称赞她是好女人时，她喃喃自语“真可悲啊！”，随后将身子缩成一团，充满了委屈和无奈。驹子的悲惨境遇与她健康的生活情趣和纯朴天真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渺小个体在命运长河中的奋力挣扎，这种充满了痛楚的凄美展现了“物哀”思想中对生命的咏叹。而叶子的形象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永恒美”的象征。她的声音宛如天籁，空灵而悠远，她的情影仿佛来自“修远的世界”，如同“造化的默示”，她的形象不如驹子那般真实可感，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符号，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岛村对她的强烈渴念，始终伴随着无边的徒劳与虚幻之感。她的存在本身，就巧妙地暗合了“物哀”思想中“人生有限而追求无限”的生命困境，深刻地彰显着生命本质的哀愁。

5.2. 无常感：与自然景物共生的命运虚浮

“物哀”还表现为对稍纵即逝的景物以及季节变迁所产生的无常感。它巧妙地将人的悲喜与自然的律动紧密相连，使自然景物作为情感与命运的隐喻载体。在《雪国》中，雪、月、星河以及季节流转等丰富多样的意象，与两位女性的命运深度交织，进一步强化了“物哀”所蕴含的无常之美。雪国的白雪，作为贯穿作品始终的核心意象，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白色象征着纯洁，然而却又极易消融，天然地蕴含着无常的哀感。驹子的形象与雪的特质高度契合：她的品性如白雪般纯净无瑕，对爱情的渴望如同雪花般炽热而浓烈，然而这份渴望却如同落雪般，易逝且难以收获结果。她与岛村的情感轨迹，始终伴随着季节的悄然变迁。和岛村初遇时，正值初春“新绿景象”，彼时她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雪国的新生气息相互交融，仿佛一幅充满希望的画卷。随着她和岛村情感的进一步加深，驹子认真的生活态度愈发让岛村感到吃惊和徒劳。于是作品多次将雪国“寒峭的雪夜”作为背景，映衬着她为了生存的顽强挣扎、真情空付的悲凉心境以及岛村超然冷漠的内心世界。最终她和岛村分离于深秋，“秋虫”、“枯草”等意象暗示着这段情感的无奈终结。季节的无常变化与她命运的起伏跌宕形成鲜明呼应，使得这份情感更添一抹淡淡的哀愁，宛如一首悠扬而哀伤的乐章。而叶子的形象则与雪国的星河、月夜紧密相连。她“如雪精灵般纯净”，灵魂澄澈得如同澄净天空中闪烁的星光。她的美，如同雪国的月夜、星河，空灵而虚幻，仿佛注定无法长久留存于世间。雪国的雪景，既孕育了她的纯净美好，又见证了她的殒灭消逝。正如白雪终将消融，她的生命也在最璀璨的“悲哀之美”中戛然而止。自然景物的无常变化与人物命运的

短暂易逝形成强烈共鸣，完美诠释了“物哀”中“风花雪月的瞬时即逝即是美”的核心内涵，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物哀”思想的精髓。

5.3. 悲剧性生死观：瞬间绚烂与永恒静寂的追求

“物哀”还是一种带有悲剧性的生死观，它表达了人生有限而追求无限的哲理。“物哀”思想追求的是一种“瞬间美”，认为美好的事物总是短暂的，而唯有死亡才能保持这种永恒的美。而永恒的根源是虚幻的，人们在追求美的虚幻时必会遭受挫折而产生悲哀之情^[13]。川端康成认为“死是最高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死亡在于追求生命的一瞬闪光，从而求得永恒的安宁。这一特质在叶子的形象和结局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叶子作为纯粹精神和永恒美的象征，她的美从一开始就带着与生俱来的悲戚色彩，笑声中蕴含着悲戚，歌声中透露出哀婉，这些细节早已预示了她的悲剧宿命。叶子在大火中坠身火海的结局，将“物哀”思想的悲剧性生死观推向顶峰。这场死亡并非简单的命运悲剧，而是对“瞬间美”的生动刻画。在生命最璀璨、精神最纯粹的时刻，她以毁灭的方式定格了所有美好。正如樱花在盛放时飘落，叶子的死亡让她摆脱了有限生命的桎梏，那些“空灵”的美和“悲哀”的纯，不再受现实的磨损与时间的侵蚀，永远凝固为岛村心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印记。这一书写并非宣扬某种单一的自杀美学，而是以高度艺术化的方式将凋零之痛转化为对美的极限追问。瞬间的绚烂与永恒的安宁在死亡中达成统一，悲哀与美感交织共生，成为“物哀”悲剧美最震撼的呈现。而岛村在她死后感受到的“说不出的苦痛和悲哀”，本质上是对这份永恒之美消逝的怅惘，更是对“物哀”生死观的深层共鸣。人们唯有承认美之短暂、死之必然，才能真正体悟到瞬间闪光中蕴含的永恒价值。

6. 结语

川端康成在《雪国》中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出驹子和叶子两位女性形象，让人深刻地感受到日本式的悲凉之美，充满凄凉、哀婉与悲悯，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观。这部作品融入了川端康成的身世之悲和人生感悟，同时也继承并深化了日本传统的“物哀”美学，以优美叹惋的笔调，书写了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成为体现“物哀”凄美无比的绝唱。

参考文献

- [1] 刘昶. 川端康成《雪国》中的女性形象勾勒[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7, 36(3): 113-115.
- [2] 方嫒. 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以《雪国》为例[J]. 黑河学院学报, 2022, 13(4): 127-129+152.
- [3] 余惠琼. 传统物哀文学与现代派技巧结合的典范——谈川端康成《雪国》[J].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3(2): 93-97.
- [4] 全贤淑. 传统文学悲与美的震撼——以《雪国》传承的“物哀”美为中心[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2): 104-107.
- [5] 肖筱萌. 试论川端康成思想意识下的女性形象——以《雪国》人物驹子和叶子为例[J]. 参花, 2020(13): 73-74.
- [6] 陈洪源, 徐子涵. 以《雪国》探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之美[J]. 青年文学家, 2020(21): 170.
- [7] 张锦. 以悲为美——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J]. 外语学刊, 2016(5): 172-174.
- [8] 汪保忠. 论《雪国》物哀之美[J]. 名作欣赏, 2011(20): 95-97.
- [9] 紫式部. 源氏物语: 第37回“铃虫”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143.
- [10] 叶渭渠. 日本文学思潮史[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136.
- [11] 川端康成. 雪国·千鹤·古都[M]. 高慧勤,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1: 454.
- [12] 川端康成. 雪国[M]. 叶渭渠, 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0: 20, 134.
- [13] 刘昱. 谈川端康成《雪国》中的“物哀”思想[J]. 沧桑, 2007(5): 241-242.